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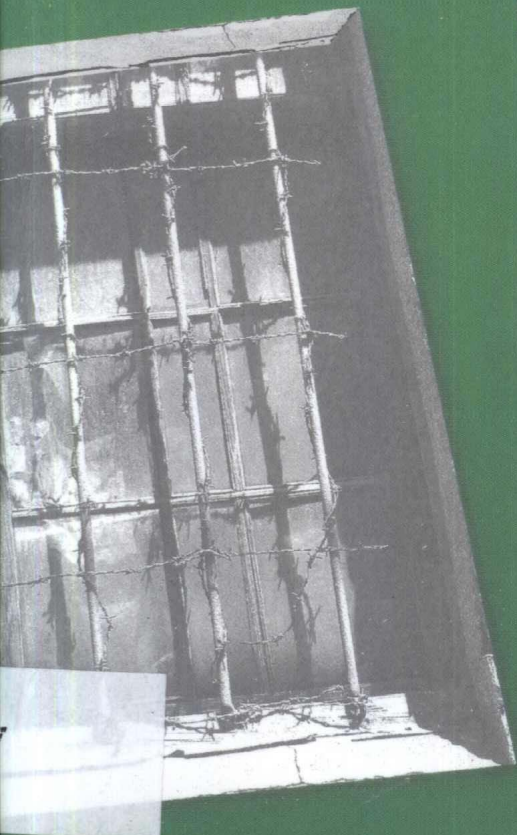
新鲁院文库

缪力 主编

古尔图荒原

红柯中短篇小说自选集

红柯 著



大众文艺出版社

新鲁院文库

缪力 主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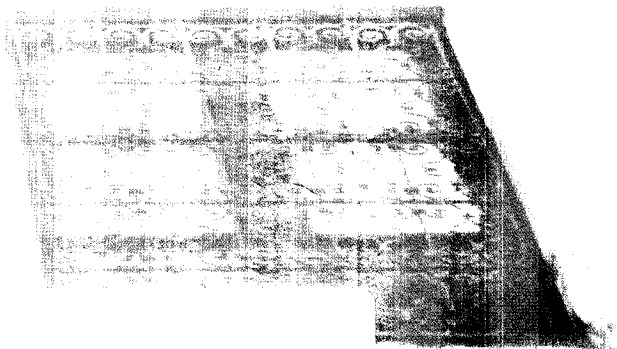
2247.7
H44

古尔图荒原

红柯中短篇小说自选集

红柯 著

大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古尔图荒原/红柯著.

—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2003.1

(新鲁院文库/缪力主编)

ISBN 7-80171-262-5

I. 古…

II. 红…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102863 号

古尔图荒原

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甲 1 号 邮编:100007)

三河市汇鑫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1.5 字数 267 千字 插页 2

2003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03 年 1 月河北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0 册

ISBN 7-80171-262-5/I·197

定价:18.00 元

版权所有,翻版必究。

大众文艺出版社发行部 电话:84040746

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甲 1 号 邮编:100007



总序

李敬泽

红柯、王松、刘继明、萨娜、邵丽，五个小说家。2002年的夏天，他们都成为鲁迅文学院高级研讨班的学员，因此机缘，他们又成为《新鲁院文库》的第一批入选者。

鲁迅文学院，这个场所在某种程度上是中国现代文学传统的象征。它以鲁迅命名，而鲁迅既是现代汉语文学的主要开创者之一，同时至今依然是现代汉语文学在精神和艺术上的高峰。我想，每一个进入鲁院的写作者都会感受到他与鲁迅的确凿联系，这种联系亲切而又沉重。

没有人比鲁迅先生自己更准确地意识到他在文化史和文学史上的意义，先生是盗火者，穷其一生，他都在与幽闭恐惧斗争，他的世界是一间铁屋，他悲壮地承担了普罗米修斯式的使命：肩住黑暗的闸门，放后来者出去。

所以，说鲁迅是“高峰”也许并不准确，高峰式的作家壁立千仞，后无来者——你无法追随



李白或曹雪芹；无法在他们止步之处再向前一步；而鲁迅如同茫茫原野，一位朋友将他称为“提问者”，他站在现代汉语文学的源头，向后人提出了一系列不可回避的问题。我们至今都在努力回应他的提问，甚至反驳、逃避他的提问。无论回应还是反驳、逃避，我们都是在他打开的空间中，向着四面八方跋涉——

红柯是第二届鲁迅文学奖短篇小说奖的获得者。这个陕西人沉迷于草原和大漠，在他瑰丽的想像中，奔马和高大的骑手保存着失传的血气和神性。我曾经断言，红柯是一个肯定性的作家，但是现在我认为，他的肯定姿态预设着对我们的文明和历史的巨大疑虑：人正变得孱弱、苍白。

与红柯不同，王松专注于人间和俗世，他的头脑里似乎有无穷无尽的故事。故事的本质是人的行动和选择，因此在有故事的地方才会有人的自由，哪怕是悲剧性的或荒谬的自由。王松的小说中一个恒常的因素就是人如何与他的环境对抗、如何在不可能中梦想和行动。

刘继明的写作曾被定义为“文化关怀”，“文化”一词有层层叠叠的含义，如果我们取其上端——文化就是我们赖以安身立命的价值世界，那么这确是他的着力之处，他力图捕捉、审视和确定一张张价值的碎片。

——是的，是碎片。在我们这个时代，小说



家的根本困境就是难以确立整体性的眼光。我们面前是万叶飘零、端绪无穷，任何一种整体性路径都面临着巨大的认识论疑难，小说家必须如同偷袭者一样敏捷、机警，间道而行，他不得不满足于眼光的破碎、不完整，然后将这种限制凝聚为偏僻、独到的力量。

也许是出于天分，也许是由于深思熟虑的自觉，入选这部文库的两位女性小说家都在不同角度上展现了这种力量。萨娜沉迷于萨满教的精神与礼仪，由此打开了古老记忆与现代经验之间的隐秘通道；而邵丽则以内倾的、自我防护的姿态建立了一种“女性—政治—情感”的微型世界模式。

——他们正在原野上探索，我不能肯定他们已经找到了自己的路，我也不能肯定他们是否能以清晰可辨的声音回应先行者的呼唤。“鲁院”是由一代又一代汉语写作者不断续写的故事，从鲁迅开始，直到上世纪80年代鲁院的灿烂群星：莫言、王安忆、余华、刘震云，等等。现在，在这些名字之后又增加了一系列新的名字，对这些新来者来说，《新鲁院文库》是一个标记，记录着他们在路上走到了哪里，同时也标明了他们面临的巨大困难，这是必须以先行者那样的才能、勇气、理想激情、坚忍不拔的毅力和耐心去克服的困难。

目 录

过年	(1)
蝴蝶	(15)
复活的玛纳斯	(24)
古尔图荒原	(98)
老师，您好！	(156)
红原.....	(204)
刺玫.....	(227)
福海.....	(275)
我的新娘在高原.....	(305)
后记.....	(360)



过 年

土豆和皮芽子^①一直堆在墙角，妈妈好像第一次看到，眼睛刷地亮了。刚吃过早饭，她这种神情让人感到莫名其妙，孩子们告诉她我们吃饱啦。她望了孩子们一会儿，又去看那些土豆和皮芽子。她拿起一个皮芽子，皮芽子跟石榴一样，铮——裂开了。它的外壳是红的，里边的肉白生生，喷出一股冷气，呛得人咳嗽流泪。她又拿起一个土豆，土豆灰扑扑像个老头。妈妈说：“它渴了。”妈妈把土豆泡在盆子里，泡了半盆，土豆滋滋地喝水，眨眼间返老还童，成了又白又胖的娃娃。妈妈一勺子一勺子舀凉水喂它们，跟喂牛奶一样。水有那么好喝吗？

老大，也就是孩子们的哥哥很勇敢地站出来，舀一缸子凉水咕噜噜灌下去，一道波浪从他的脖子涌过胸口涌向肚子。老大连喝三缸子，肚子成了大圆球。孩子们都跟着老大喝凉水，他们的肚子都成了大圆球。盆子里的土豆快要站起来了。皮芽子不要人喂它，它们都是结结实实的劲疙瘩。嘭！嘭！嘭！全裂开了。皮芽子的味儿太刺激人了，孩子们很兴奋，妈妈也很兴奋，妈妈说：“你们真的

① 皮芽子即洋葱。



吃饱了?”

“我们吃饱了，可我们还饿。”

“这些小饭桶，个个都是无底洞。”

妈妈摸摸孩子们的肚子又翻看孩子们的眼皮，眼皮底下是黑黑的瞳仁，她看了两个无底洞就不敢看了。一大群孩子呢，孩子们挤在她身边嚷嚷：“我的没看。”“我的也没看。”孩子自己把眼皮翻开了，妈妈跳起来：“放下快放下，小心眼睛豆儿滚出来。”他们赶紧闭上眼睛用手捂上，眼睛豆儿在手指底下突突地跳，它们想出来呢。它们再跳也没用，跳几下就不动了。妈妈早撇下孩子去看她的土豆和皮芽子了，好像它们才是她的孩子。她总算看够了。她说：“缺一块肉。”

“妈妈你说什么？我们没听见！”孩子们的耳朵跟一群群鸟儿一样围着妈妈飞旋。“妈妈你再说一遍。”

“我说一块肉。”

一块肉一块肉。孩子们听得清清楚楚是一块肉。妈妈的孩子吵翻了天，好像房子里有好多好多肉。

老大盯着窗台上的油葫芦。油葫芦只有梨子那么大，炒菜时妈妈往锅里滴几滴，土豆皮芽子还有辣子就吱哇哇叫唤，再浇上一马勺水，土豆皮芽子和辣子就咕噜噜喝凉水。最后是酱油，浇一勺子酱油菜就熟了，颜色很好看。孩子们打的饱嗝都是酱油味。孩子们见了酱油就害怕。老大是大哥，他敢对妈妈说实话。

“没肉也可以，多放点油就行。”

“你们不要肉啦?”

肉又回到孩子们的耳朵里。他们全都傻了，大张着嘴巴，肉跟活鱼一样从耳朵钻进去又从嘴里蹿出来：“我们



要肉肉我们要肉肉。”

“妈妈给你们找肉去。”

“妈妈这是过年吗？”过年他们才吃一点肉。

那正是秋天，离过年很遥远，遥远得踮着脚尖都看不见。妈妈一个挨一个摸她的孩子。

“妈妈给你们过年。”

妈妈裹上红纱丽，红纱丽就像一团火，妈妈在火焰里笑咪咪的。风凉嗖嗖的，一会就把人吹成一张纸。风要把我们吹破了。我们的妈妈走下斜坡，黄草把她埋了又把她掀出来。

“妈妈能找到肉吗？”

“能，怎么不能！”

“草都不愿意搭理她，她能找到吗？”

“她是我们的妈妈，又不是草的妈妈！”

坡底下有一棵杨树，叶子全黄了，金光闪闪，热烈地欢迎妈妈，妈妈靠着树站了很久还朝他们招手。他们全跑过去，她扯下红纱丽左右摇摆，老大喝住他们：“回去回去，妈妈让我们回去。”他们往回去，妈妈就放下手，红纱丽拴在手上。老大把他们一个一个塞进院子。他们趴在门缝里看。妈妈已经把红纱丽裹在头上了。妈妈已经走到坡那边了，一团红影子在大地上动。

他们全上了房顶，风一下子把他们的头发掀起来。他们趴在房顶上看远方的大地，大地伸展着伸展着，无边无际的枯黄中跳动着一团红影子，很猛烈地跳着。

那里有没有杨树？

在孩子们的想象里应该有一棵杨树。

“是榆树。”



荒凉的地方不能长杨树，大风会把杨树折断，可大风折不断榆树。榆树会帮妈妈的。妈妈的孩子们齐刷刷扬起小脑袋，他们看见青苍苍的天空，大地荒凉天可不荒凉，天上好像长满了青草那么青，把孩子们的眼睛都看青了，青湛湛的影子在眼瞳里越长越高，长成一棵小榆树……孩子们小心翼翼地看着青苍苍的天空。

妈妈回来了，妈妈找到的是一棵比榆树更大的树。

“爸爸，呀！爸爸。”

孩子们嗖嗖溜下房顶。

爸爸在新开的荒地种麦子，连里的大人都在那里，村里就剩下老人妇女和孩子。爸爸脸色很不好看，他想骂孩子，孩子们躲在墙角眼巴巴地看他，他就骂不出来了，他喉咙上的疙瘩高高鼓起来又一点一点塌下去，他在咽一块石头。他到房子里去看那堆土豆和皮芽子，土豆渴得要命，皮芽子用手一摸就铮铮铮裂开了，掏出内脏让人看。“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他眼睛瞪得好大，眼睛出气呢。

妈妈说：“孩子天天跟它们打交道，它们想把自己变好一点，给孩子们一个好印象。”

爸爸还说什么呢，他什么也没说就走了。

爸爸走进茫茫荒野。那是准噶尔边缘一个很辽阔的地方，村庄和村庄周围的地只占小小一点点。穿过田野和林带就是一片大莽原。

4 爸爸点一根莫合烟，几口抽完，烟屁股躺在地边；那里刚种上麦子，麦子还没有发芽呢，烟屁股冒着青烟像谁家在做饭，飘起一缕炊烟，直直升起来，升到青苍苍的天



顶。那么高的一柱青烟，比人高比树高比村子里的烟囱高，大地燃烧起来啦。爸爸的头发和胡子刷刷直起来，特别是嘴巴上的胡子翘起来像一对翅膀，这么一个威风的爸爸不会让孩子们失望的。

他身子一抖大地在脚下哗哗响起来，黄草和石块翻滚着，在他身后留下一道波浪。

他走一会儿停下来看地上。他的眼睛很亮，他能一眼看到草丛里的土洞，他用手摸摸洞口就知道里边有没有土拨鼠或野兔。洞口是冰凉的，哪怕是一根毛也能证明生命的存在。土拨鼠野兔全都迁走了。地里产的粮食很少，人都吃不饱，动物们也不愿意在这里呆。这是一片真正的荒原。

他又赶一大段路。其实没有路。他顺着野兔和土拨鼠的路往前走。惟一让人心安的是野草。草都黄了，很快会枯干，草根是活的。他嚼着草根，凉丝丝的液汁让他兴奋，荒原还活着。咬上一节草根听着嘴巴嚓嚓响，就像听牲畜吃夜草。天空和大地沉浸在嚓嚓的嚼草声里，连那缓慢而深长的脚步声也沉进去了。他的脚踏在一个无比辽阔的胸口上，那辽阔的胸口伸向远方跟天空连在一起，亮光蔓延着涌上他的额头，一个额头明亮的爸爸是不会让孩子失望的。

他穿越一大片戈壁。脚印跟眼睛一样从石头上睁开了。他看到的不是海市蜃楼。他在这生活好多年了，大戈壁的幻影骗不了他。海市蜃楼在远方不断地变幻着天堂的景象，有绿洲有热闹的巴扎，有烤羊肉有油馕有堆起来的瓜果。这些幻影骗不了他。

远方升起虔诚的心灵之光。他朝那亮光走去。那是一



顶白帐篷，帐篷前边有个孩子和一条狗，狗又跳又叫，孩子把狗拴在木桩上，孩子朝帐篷飞跑，边跑边喊：“来客人啦来客人啦。”牧羊犬拼命地扑啊扑啊，要不是铁链子拴着它会扑到天上把太阳吞了。主人从帐篷里出来把狗呵下去。狗嘴巴贴在地上呜噜呜噜像在吹气球。

进了帐篷，女主人端上奶茶和饊。麦粉打的饊很难见到了，人们吃玉米饊吃好几年了。他不好意思动这么好的饊，不动主人会生气的，他掰一小块泡在碗里，小块就变成大块。主人说：“这样子吃这样子吃嘛。”他又掰一小块塞嘴里，这么好的饊，金光灿灿跟太阳一样照得人睁不开眼睛，主人咧开嘴大笑：“太阳怎么啦，人要吃它它一点脾气都没有，吃，就这样子吃。”喝奶茶吃饊仅仅是开始，女主人又端上揪片子，羊肉汤煮揪片子。他吃出一头汗。男人女人小孩全是一头汗，脸上红红的，主人高兴啊：“客人是我们的太阳，我的帐篷很久没有照过太阳了，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主人连外边的狗都算上了，算上狗的他帐篷一下子就有了五个太阳。

“我的帐篷热烘烘的，会热整整一年。”

主人刚宰了一只羊，肉差不多快分光了，主人只能给客人一块肉，主人很难受：“我什么时候这样子招待过客人，连酒都没有。”主人送他的时候带一把琴：“用歌补偿我的心吧。”主人边走边唱：

我心里有一群羊
羊啊跟白云一样
我心里有一群骏马
骏马奔腾跟高高的群山一样



我心里有一群花牛
牛奶滚滚跟河流一样
我心里有一群骆驼
尊贵的客人啊
骆驼会送你走过戈壁沙漠……

有了一块肉，石头就变成了骆驼，他走过沙漠走过荒原走进院子。房子里静悄悄的，妈妈和她的孩子坐在床上，孩子们的小脑袋埋在妈妈怀里，他们颤抖着不敢抬头看，他们害怕自己失望。大人叫他们好几次他们就是不敢相信这是真的。爸爸就用肉擦孩子们的小脸蛋，跟擦火柴一样孩子们的心里噗一声冒起火焰。

“肉，肉肉！”

孩子们跳啊叫啊冲上去，他们的爸爸高高举着肉就像举着一盏灯，孩子们跳啊叫啊，爸爸把亮晃晃的肉送给他们。“肉，肉肉！”每个孩子都抱着肉这么叫。爸爸头一扬很豪迈地对妈妈说：“做饭去！”

面已经和好了。做汤饭的面窝得越久越好，面团跟牛筋一样。那是他们仅有的一点麦粉，玉米面跟肉不般配。

孩子们过足了瘾，把肉交给妈妈，并且郑重地告诉妈妈：“你要给我们做好啊。”妈妈给孩子下保证，每个孩子都得到了妈妈的保证。孩子们高兴坏了，帮妈妈打水烧火洗菜。孩子连院子都扫了，扫得干干净净一直扫到大门外，把门口的大路都扫了，洒上清水。村里人感到惊奇，孩子们就告诉他们：“今天我们过年。”

“嗬嗬，今天过年？”

谁也不相信孩子的话。谁能信孩子的胡言乱语呢？大



人稍动一下脑子就能哄小孩，让小孩干这干那。

孩子把门窗都擦干净了。他们互相拍打尘土。老大，他们的哥哥还要洗手洗脸。大家乐意听哥哥指挥，很听话很乖。平时就不这样，弟弟们会想怪点子让哥哥下不了台。弟弟们淘气啊，连妈妈都敢惹，哥哥算什么呢。

孩子们的手和脸还湿着，一道青烟直上蓝天，就像打入太空的火箭。“它还在飞啊！”孩子们的眼睛都看疼了，揉一揉松开手眼睛又亮起来，瞳光追踪着炊烟，天空越来越深，瞳光一直追上去，天空不断地伸展着，伸展着。

“它还在飞啊！”

那个最小的孩子哭起来。哥就叫他闭上眼睛不要看了。他闭上眼睛，炊烟还在眼睛里，他这么一叫，大家都感觉到了，都闭上眼睛，眼睛里的炊烟更清晰更高远。“我闻到香味啦。”小家伙们闭着眼睛抽鼻子，鼻孔忽大忽小。

那个最小的孩子顺着木梯爬到房顶上。烟囱竖在那里。孩子们都上去了。他们围着烟囱。炊烟的芳香跟空气一样散向四面八方，整个村子笼罩在芳香里，准噶尔、天山、天山的那边都能闻到他们家的肉香。

“能飘那么远吗？”

“怎么不能？天山还没有咱们的烟囱高，天山在云底下呢。”

炊烟却在白云之上。

那个最小的孩子看得最远，他看见大漠深处有个叔叔。“嗨！我们有客人啦！”孩子们都朝那边看，那是准噶尔最晴朗的一天，日近黄昏，大地空旷而清晰，那个远方的叔叔一点一点跟种子发芽一样终于顶破地平线出现在孩



子们明亮的眼睛里。“我们家的客人，我们家有客人啦。”

在孩子们的印象中，过年一定要有客人，没有客人的年是很难过的。

心急的孩子已经奔出门外，向大漠深处飞跑去迎接贵客。另外一些孩子去告诉大人这个天大的喜讯。两个大人很吃惊，孩子是不会骗人的，两个大人互相看了很久，爸爸说：“我去搞点酒，咱们这是个村子，不是一顶帐篷。”爸爸走到门口，妈妈把他叫住了：“再搞几个饅。”爸爸吃过牧人的油饅，他差点忘了这档子事。妈妈问她的孩子：“欢迎不欢迎客人呀？”孩子又是叫又是跳闹了好半天。妈妈问她的孩子：“知道怎么招待客人吗？”

“让客人先吃，让客人吃饱。”

妈妈长出一口气，又做一盆饭，玉米糊糊煮土豆。皮芽子剁碎炒一炒，浇到玉米糊糊上。热气腾腾。

土豆和皮芽子堆在墙角，妈妈好像第一次看到，左看看右看看不够。

“妈妈你怎么啦？”

妈妈的惊讶远远超过孩子们的声音，妈妈沉浸在她自己的世界里，那个世界里只有土豆和皮芽子，怎么就只有土豆和皮芽子呢？妈妈的眉头缩在一起又慢慢绽开，她终于听见孩子们的声音：“你干吗这么看土豆和皮芽子，你想把它们看成肉吗？”妈妈满脸羞红，抓一个皮芽子，皮芽子铮——裂开了，裂成一个大石榴。抓一个皮芽子裂一个石榴，一堆皮芽子全裂开了。她又开始抓土豆，土豆泡在盆子里，土豆咕噜噜喝水土豆大起来。孩子们嚷嚷着要吃土豆。不用妈妈动手，他们自己就把盆子里的玉米糊糊吃了。玉米糊糊里的土豆粉粉的，像一团白雾弥漫在孩子



们的肚子里，孩子们成了气球，要飘起来了。孩子们从来没有这么馋人地吃过土豆皮芽子。

“过年就是好啊。”

孩子们连碗底都舔光了。妈妈给每个孩子喂一小块肉。

“啊，这是什么东西？”

“肉，孩子，是肉。”

“好像是我的舌头。”

孩子咬疼了自己的舌头。

妈妈仔细看她的孩子，确实像吃过肉的孩子。还有一点小破绽。妈妈用剩下的小块羊油给孩子们化妆，画他们的小嘴巴，小嘴巴油乎乎的。

爸爸带回半瓶酒半包烟还有两个金光灿灿的饅，不是油饅，是麦粉打的饅，妈妈已经很满足了：“你赶在了客人前边。”

大人和孩子安心地等待远方的客人。他们从来没有离开过村子，没有走出过大漠，出现在地平线上的人影就是他们心中的太阳。

爸爸悄悄走进厨房，揭开锅盖，锅里满当当的，他不明妈妈给孩子吃了什么，孩子们喜气洋洋，还打出香喷喷的饱嗝。皮芽子就有这种特效，稍加一点油和盐就芳香无比。爸爸问最小的孩子：“妈妈给你们吃了什么？”

“肉，我们吃肉啦。”

孩子张开嘴呵呵呵，孩子确实吃肉了，而且吃得很饱。爸爸抱住他的孩子，孩子圆滚滚的挺沉就像一只小牛犊。他感到吃惊，孩子究竟吃了什么好东西长这么结实。这里缺粮食啊，连大人都打不起精神。牲畜松垮垮只剩个